

文

心

雕

同

◎ 吴德铎 著



吴德铎
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祥熊

封面设计：宋珍妮

文 心 雕 同

吴德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13,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510-518-9/I·182 定价6.40元

告 读 者

这是我的关于文学的三组文章的结集。

我应该说是与文学无缘的：学校中念的专业与文学全然无关，数十年来所从事的职业与文学也没有多大干系，这本十足的“门外谈文”的小书居然能编成，并且还能出版，在很大的程度上，出自偶然。

请允许我在本书的开头交代一下我为何写起有关文学的文章来，亦即，这本小书是怎样产生的。

凡是写文章的，都可称为“文人”（在下也许可以忝居其一）。但决不都是文学家。因而有关文学的文章，便不一定非出自文学家之手不可。我之所以敢写这类文章，是这些年来一直信奉这一并非人人都赞成的原则，在有些人心目中，不是文学家，居然也议论文学，甚至著书立说，即使不是大逆不道，至少是班门弄斧和不务正业——多年来，我一直被戴上这顶不能说是很轻松的帽子。

我的写些文章决非僭妄到存心与这些评论家抗衡，实在是在

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这一“歧途”。

事情要从50年代说起

那时，我开始利用极有限的业余时间，为报屁股写些知识性短文，只是写法和正统的科普作家略有不同，我不是一本正经地讲解知识，而是天南地北，上下古今，胡乱地凑合，好像烧小菜一样，各种味道都有一点，力求能适合不同的口味。这实际上是一种“杂拌儿”，我自己则称之为“十八扯”。

不料，这种东拉西扯的东西，有位锐志革新的编辑看了感到可为他所利用，便给我辟了个专栏，那年头，尽管是报屁股，能经常占一席之地，不是很简单，不能任你随心所欲，而且要求（戒律）多而严，甚至可说严到有点管头管脚，当然，你不服从也可以，但你的作品便休想发表。不似现在发表的园地如此众多，阵地这么宽广。

这位善良而严格的编辑对我的要求之一是每篇短文里，古、今、中、外，都要有一点，而且要搭配得当，力求使之成为浑然的一体。在这位严师与益友的督促下，为了写千把字的知识性短文，我不得不检阅大量的文献，更苦的是，题目一旦确定，编辑规定的几个方面却少一只角，我不得不沙里淘金地似的到茫茫书海中、扫描般的一本又一本地去挖掘，记得当时，如果真的找到一些合用的新材料，内心的喜悦不亚于中了奖。

又因为编者要我进行类比，使各方面的材料能血肉相连地结合在一起，我在为此而进行的漫长的搜索过程中，发现古今中外有不少故事、传说、神话、轶事有着惊人的类似。有些外表面虽无联系，如耐心地清除覆盖在实质上的迷彩，本质上的雷同便昭然若揭。

当然，决不是任何事物古今中外都有相同处。有的完全是风马牛。但你如舍得下功夫，相同处、类似处，总可以找到一点（当

然是名副其实的同，不是穿凿附会；至于妄生曲说乃是存心哗众取宠，决非我所敢），不过，往往是同的地方少，不同的地方多，有时是截然的一点也不相同，白费气力。

这些东西，对我说来，得来匪易，“千字文”又容纳不下，我便随手将读书所得记了下来，目的在于求同存异，内心的想法是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类比后，再提高一步，从宏观上来俯视其中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我这样做，纯粹出自自己的无知而产生的好奇，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我长期乐此不疲。

由于“求同”的工作很艰巨，有时花了很大的劲，结果是一无所获，因而这件工作，有如精雕细作，我便将自己这方面的积累，安了一个名称：“文心雕同”。

在万马齐喑的六七十年代，只因我幸运地还有些书，整天无事可干，我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默默地以我的笨拙的双手勉为其难地进行这件本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的工作。

我记得很清楚，1973年，主持香港《大公报》副刊多年的陈凡，出人意外地来找我，他当时大概还没有看透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真面目，居然有胆量向我和其他几位《大公报》的老作者约稿。我把那时正在做的工作告诉了他，他大有兴趣，鼓励我认认真真地做下去。他说：“我知道，要求得到当局同意你为我们写稿，非磨破嘴皮不可，我决定磨破嘴皮，希望你以磨穿铁砚的精神做你的工作，一旦两‘磨’碰到了一起，便水到渠成了。”

陈凡兄的苦心始终不过是他个人的幻想。“磨破”、“磨穿”虽然是文学的夸张，陈兄想在《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几个人的作品的好心，在“四人帮”统治阶段，始终未能如愿。

万象更新之初，香港《海洋文艺》编者知道这事后，要我先整理出几篇交给他们发表。编者本来想每（月）期发一篇，事实上办不到，一是我本人来不及写，二是当时发表作品地方依然不多，大

陆稿件蜂拥而至,《海洋文艺》篇幅有限,我写的那些东西只能断断续续地刊用。不过,他们将我原定的《文心雕同》的总题目改为当时还是很新鲜的“比较文学”,于是,我居然成了《海洋文艺》的“比较文学”专栏作者,实在是我所没有意料到的。

好景不长,我戴着这顶“桂冠”露面不过十来次,《海洋文艺》便停刊了,本属门外的我既没有“文章憎命达”怨怼,的也没有继续努力的雄心,便偃旗息鼓,干我自己的本来的营生去了。算下来,《海洋文艺》上所发表的,还不到我已准备好的题目的十分之一。

接着又产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海洋文艺》的作者中,有不少是文坛耆宿、前辈专家。一向以奖掖后进为己任的施蛰存先生也是其一,施先生知道我便是《海洋文艺》那个“比较文学”的专栏作者后,当华东师大中文系举办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时,在施先生大力推荐下,我也被邀请承担讲座的部分工作,并连续讲了两届,从而我直接、间接地结识了不少从事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教学、研究的朋友。

讲座有完整的系统,承担者的任务各不相同,有的讲理论、有的讲沿革,我所承担的是小说、寓言、神话中的实例,多半是比较文学的“平行说”的论据。我发表在《海洋文艺》上的东西,经过整理便成了我的“讲义”,因字数较多,讲座只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内容全靠听讲者笔录,因而这些年来,向我索取讲稿的很多,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的要求,我决定将原来发表于《海洋文艺》的,作了些必要的修改,加上那以后写的几篇,作为本书的一组,用我原定的《文心雕同》的总题目,收入本书中。

通过这组文章,相信读者可以看出,尽管我笨手笨脚,不可能心灵手巧地精雕细琢,但我毕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把它雕出了些东西,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主观愿望,客观上是否雕得有些名堂,有待读者、方家评说。

如果我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能成为通向比较文学之宫的坦途中的一块砖石，不仅是我最大的愉快，我还将在这样的激励下，集中精力将已经备好的毛坯（有待用“雕”的部分），早日尽心尽力地加工并将它公之于众。这些东西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别的我不敢说，说它或者可为需要这类资料的朋友，减少一些检索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不算夸大。

我不搞文学，更不是文学家，但人生在世的遭遇，往往也不是自己所能逆料。也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和一些真正的文学家有交往，其中和我过从较密、时间较长的是已故翻译家傅雷。我一出校门便认识了傅雷，直到他“文革”中离开人世，我们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历时二十多年。尤其是后十年，傅雷闭门译书，傅聪兄弟都不在上海，去访问傅雷的固然极少，而他本人除老朋友外一概拒绝会见。当时经常去看望他夫妇俩的，除了我，另外一位便是周煦良先生。他们二位都是翻译名家，文章高手。当时傅雷热衷于练字，一度他们俩忙于搜购古砚，有些跑腿的事便由我代劳，因而这段时期的傅雷我了解得比较多。

以傅雷的地位和贡献，纪念他的文章不应由我来写（这点自知之明我有），只是在某些条件的要求和我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如新出有关傅雷的书、有关他的展览揭幕和某些说法离事实太远等等），我不得不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写成短文发表（读者可以看出，这几篇短文都有它的针对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傅雷的研究者参考。其实，关于傅雷，我远有很多东西可写（尤其是他如何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只是对整个的傅雷说来，我所看见（体会）到的，也许是沧海一粟，对傅雷的评介，有待研究这位大师的专门家去努力。

第二组中，还有些文章，属于考证或提供资料（如《知堂杂诗》

的删节部分),有些人物(如辜鸿铭、黄远生)都是近年才为人所瞩目。有些,我只不过开了个头。初生之物,其形必丑,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所望于读者。同时,受条件限制,有些新发现的材料,我来不及采纳,或当有待核实(如黄远生之死,近来便出现与我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说法)。这类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收入本书时,我没有作重大的修改,一方面是保存当时之真,同时也为后人纠正我的错误提供了具体标本。

第二组文章,或多或少,都与文学史沾点边,我给了它们一个总题目:《文艺春秋》。这口气未免太大,我的实际寓意是通过这些来记录在我方面所度过的春秋,如果说志在褒贬,则予岂敢。

所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书,并不是读得多,而是一种贪婪(或者说是一种占有的欲望)地尽可能占为己有。我所占有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书籍,近年来,我业余又作过几本古典小说的校点工作,这些小说当然都是我认为值得向读者介绍的,我自问我所写介绍文对没有机会读过这些书的,也许有点用处,所以也收入本书中。我本人是喜欢读序与跋的。尤其是名家的书话,它们给了我许许多多从其他书中看不到的故事,获得专业书本上所缺少的知识。由于模仿(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些年来,我经常在报刊上写些书评、书话。这些,完全是一时的兴之所至,既没有专业范围,也不受任何限制,而是想到什么、看到什么便写什么。真的是跟着感觉走,这样信手写来,数量虽有不少,内容芜杂、凌乱,自不待言。这次,我也撷取了一些,凑成一组,也许可博爱好文学书籍者一粲。

我首先要感谢《海洋文艺》的原编辑、我的长辈、吴其敏老先

生，是他老人家将我这散兵游勇收编、编入“比较文学”的队伍。不是他慷慨地给我以那么多的篇幅，我这组文章也许至今还不过是一堆“毛坯”。自然我还得感谢董桥、黄俊东二兄，《海洋文艺》停刊后的几篇的问世都是他们替我发表的。

前面已经说过前辈施蛰存老先生对我的奖掖。施先生教导我一句话，我至今不敢或忘：“你有你的职业，但你也可以另有你的事业”。只是我辜负了他的期待，没有认真真把这件工作当作“事业”来做，而是客串般地玩了一阵便不干了。据说，施先生在与友人谈到比较文学时，往往为我的半途而废而扼腕，如此厚爱，五内铭感，莫可言宣，我只有在这里向他深深三鞠躬。

我还要感谢季羨林先生，他和我是因为讨论食糖的历史结识的。在比较文学上，我们又重逢，他这方面的成就、研究成果的博大精深，我不敢望其项背，当他知道我也曾从事这类工作后，他的鼓励、支持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

其他的文章，散见于《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以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副刊，这些副刊的编辑（有些是我多年至好）的帮助是我能断断续续舞“文”弄墨的重要原因，他们如不给我以篇幅，它们中的大多数不免胎死腹中。

最后，我要感谢学林出版社慨然出版这书。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他们容忍我的一再拖延，这当然是柳肇瑞、雷群明两位对我的爱护，周清霖同志，这些年来，一直与我保持密切联系，他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向我索稿，而我恰恰是拖到出版事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才将书稿交给他，增添了他的困难。想到自己对自己本身的事，如此松松垮垮，甚至拖累朋友，实在惭愧之至。他们几位的热情，我受之有愧。内心的感荷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表达尽的。

老友任祥熊兄拨冗审读原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谨此一并

志谢。

下面，“门外谈文”便要开始了。它们的是非得失，错误疏漏，自必多多，批评、指教是我所热烈期待并衷心感谢的。

吴德铎

1990年2月于上海

目 录

文心雕同.....	1
《福尔摩斯探案》与中国古代传说.....	3
《赵氏孤儿》在欧洲	14
包青天与所罗门.....	17
《十日谈》与中国.....	27
谈《十日谈》.....	35
牛皮的故事——一个西方传说的东渐.....	37
中国的《阿里巴巴》.....	45
欧文的《里普》与蒲松龄的《贾奉雉》.....	48
《天方夜谭》与《今古奇观》.....	54
莎士比亚与中国古代传说.....	61
宝石的文学、文学的宝石.....	68
阿拉伯旅行家与中国画师.....	75
点金术的殊途同归.....	79
《仙履奇缘》的奇缘.....	85

中国的河伯与西方的海神·····	91
柳宗元、伊索与驴·····	97
《伊索寓言》·夏丐尊·《本生经》·····	102
《津门杂记》与《伊索寓言》·····	107
我国史籍中的《伊索寓言》·····	112
《百喻经》与纪晓岚·····	115
医驼背的比拟——再谈《百喻经》与我国文学·····	117
《百喻经》与《威尼斯商人》·····	119
《歌德谈话录》与《好逑传》·····	121
济慈、歌德与《白蛇传》·····	127
借句三例·····	130
文艺春秋 ·····	135
鲁迅《哭范爱农》与周作人·····	137
《藤野先生》与《徐寿传》·····	142
徐寿、徐建寅父子·····	144
梁启超与徐志摩·····	156
人不磨砚砚磨人·····	160
《傅雷家书》的故事·····	163
傅雷和他的书·····	166
傅雷与《艺术哲学》·····	168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171
傅雷拒绝改名吗·····	173
知堂佚诗一首·····	175
再谈知堂杂诗——兼补足原作者所删的部分·····	177
叶恭绰情人捉刀·····	187
报界奇才黄远生·····	192
李叔同的“自述”·····	202

托尔斯泰与自然科学及其他	204
托尔斯泰与辜鸿铭	209
“最早赞扬托尔斯泰的中国妇女”的《癸卯旅行记》	218
卢梭与生物学	220
文史识小	225
说书三“一”	227
《天演论》的故事	236
《全芳备祖》述概	244
徐光启·陈子龙·《农政全书》	250
刘瑞龙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256
卅年辛苦不寻常——《中外交通史丛刊》读后	260
填补空白的新书——介绍《大唐西域记今译》	268
喜读王赓武的《东南亚与华人》	270
《岛夷志略》——与马可·波罗同时的中国 旅行家的记录	276
《洪宪纪事诗三种·前言》	278
孙中山为《洪宪纪事诗》作跋	282
《随辇笔记》与孙中山	284
吴宗濂与桉树	299
《台湾外志》前言	301
姚公鹤《上海闲话》题记	307
杂话“话本”	310
一部值得一读的历史小说——《续孽海花》	315
《孽海花》与阿富汗	322
陶菊隐与《袁世凯演义》	329
林则徐与国际公法	331
《聊斋》·但明论·璞鼎查	339

读《人境庐诗草》.....	347
《十五贯》本事.....	349
《外国列女传》中的《斯多传》.....	351
《亚瑟王之死》与黄素封.....	353
《格列佛游记》的古今中外.....	355
我国古籍中的哥伦布.....	357
有关马可·波罗的珍贵史料(两则).....	359
一、《中堂事记》与《永乐大典》.....	359
二、马可·波罗与“发郎”.....	362
《海录》中的美国.....	364
达尔文的书.....	368
中国的《读者文摘》.....	370
我国古籍中的爱迪生.....	373
爱迪生·江慎修·《子不语》.....	375
《子不语》与自然科学.....	377
吴趼人与透光镜.....	379
宋代在阿拉伯学医的中国人.....	381
《清稗类钞》与“鞭尸”.....	384
《茶余客话》与算命术.....	392
艺术瓷谈往.....	395

文 心 雕 同

《福尔摩斯探案》与中国古代传说

一、中国古代训畜杀人的传说

《东周列国志》所载春秋时晋国有人利用獒犬谋害赵盾的故事。最早的出处，就目前所知，是《左传》宣公二年“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此外，《史记》卷四十三的《赵世家》、卷三十九的《晋世家》都记有赵盾的故事。《赵世家》未提及獒犬，《晋世家》显然取材于《左传》，文曰：“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公宰示眯明（即“提弥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觴，三行可以罢。欲以去。赵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啮狗名獒，明为盾搏杀狗……”

《左传》、《史记》虽均未说明啮人獒犬是何人所蓄，从文章的情节看来，狗的主人，应为晋灵公无疑。

也许由于《搜孤求孤》的深入人心，赵盾的故事，在我国几乎